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于復懋

欽定四庫全書

道園學古録卷四

元　虞集　撰

芝亭永言

七言絶句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青越女白

從此勞人魂夢多

長洲宫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

一盤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趨嚴召直承明侃侃論思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

鄉人徒羨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尋竹夏日移牀就緑陰烏帽練衣笻竹杖

閒來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復愁國史奉嚴祠離鄉遊子歸仍晚

獨對東風惜鬢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况問田不恨錦官非昔日

但尋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仙井山中玉數簽老去首丘矢所念

未甘孫子衹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蹈鐵歸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

昭陵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沼更向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五月湍聲入座寒種樹已堪維馬騎開軒即可把漁竿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賣茶買馬濟時危鄉人啜茗同觀畫

解說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櫜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
大墓始見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
公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
翁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
道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屏古栢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
西風江水鬢絲絲

王遮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
更將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
故家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

瑶草春深晝日閒靈芝清露自怡顏雙成吹徹參差玉
八駿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姸恃恩無賴更蒙憐竊翻雷電天公怒

風雨落花紅九川

黄竹遺墟白雪高空桑戴勝向晨嘷茂陵多欲非仙器

枉賜金盤五色桃

西望瑶池斗柄旋金明水淨月娟娟請觀阿母神仙籍

名在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鸂鶒

蛺蝶飛來石竹蔟羅襦曾試繡紋重荷花啼鳥銀屏暖

卧看窻間嗁碧茸

閬州海棠

閬州城南天下稀海棠參天鸚䳇飛百年高興付蕭散老著西江何日歸

畫猿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老石枯藤還見汝因懷經處思悠悠

記夢中詩三首

祝融君紫虛君率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滉瀁水中央向曾賜服玄洲王
今結簫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宫親題彩筆篆明虹王樓臨海連天碧
待子扶桑鶴出籠
失脚漁磯返棹遲幾回石上候來期老翁巖下諸年少
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纔隔縣好添花竹及清時歸來未老柴車在

百里尋春定可期

維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儗評論若為普供諸香飯

貴得薰聞悟識根

錢舜舉折枝芙蓉

白髮多情憶劍南秋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尺吳江水

儗比千花濯錦潭

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劍閣崢嶸筆底開又向江南住三載不為盧阜即天台

天歷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船當到家賜金盡賣買田舍坐對八公吟日斜

商德符小景

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蔭崔嵬十年京國頻看畫最愛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薜蘿青春白日坐蹉跎試詢烏石江頭水寧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浥輕塵道半乾朝回隨處借花看墻東千樹垂楊柳

飛絮時來近馬鞍

聽雨

屏風圍坐鬢毿毿絳蠟揺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

忽聽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漠漠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久立

起頭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趨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
應是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
傳勅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遲聖主自觀新進策
侍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

高堂深夜燭揺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

不待泠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關情無端繞屋長松樹

盡把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涔陽日日水生波翠袖黄裳晚櫂過珠樹月明花婀娜
鳳毛春暖錦婆娑
楚宫朝雨過江潭燕燕新來試浴蠶庭下錦衣皆稚子
窓前秀色是宜男
子昂人馬圖
緑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繡簾美人時共看
堦前青草落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

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
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晚風十里麗人天
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
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
恨其後疊第五句重攜殘酒酸寒改曰重扶殘醉
因歐陽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之歌之
一再董北守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此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

斷堤楊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蛟龍夜護玉壇古劍影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祇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修竹

舊時長見揮毫處修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苕水上

鷗波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庚蒼石如人立

恐有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鉤蒼龍過雨影在壁

斷雲零落令人愁

簹簹谷中春事晚老鶴俛啄苺苔生長鳴戛戛雨氣潤

舞羽翛翛山月明

酬書巢送棕帚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紛塵埃滿袖歸來晚

誰與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

銅盤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參長紫苗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

野有新田市有謠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蓿秋風盡日閑白髮圉人曾習御

長鳴知是憶關山

虢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鄉澤

新賜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着神通蒼龍浴罷軍持水
閑玩明珠似日紅

題納凉圖

百頃芙蓉水滿堤綺窓只在畫橋西羊車薄暮過湖曲
驚起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看
唯有河東學劍翁

題趙子固山礬瑞香水仙蘐蕙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
時時駐屐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蚤解獵圍驂一棹夷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暗
盡將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答吳宗師

緜緜微息起黄庭仰望搏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手持楊許寫來經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窣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祗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聖恩歸去蚕

東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黄庭留白鶴

偶隨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髭鬚目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穡

故人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薪儀如鸞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璉

莫負深耕種玉人

華蕚樓前翠輦來寧王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
獨對霓裳進玉杯
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
定知剪燭向西窻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
可憐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集謹對曰嘗到又曰冶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虛一所種也上曰然又顧集曰已陞觀為宮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題榜賜之矣是日歸虛一來别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冶亭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為持卷來索賦因録所得聖語如上云

春明畫侍奎章閣聖上從容問治亭為報仙都趙真士
新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
不余畀覩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翩翩歸鴈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
老去何年踏釣船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栢舟堂

白髮高堂晝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旁種得千株柳
春雨深深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
從此頻傷八月來
百頃芙蓉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遺玉座臨高閣
只有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舊時車駕迎風動

北日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幸揚雄老

滿鬢秋風不受吹

題畫 柯敬仲 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璫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清如水

吹笛何人共綵舟

黄筌芙蓉乳狗

西旅初聞效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囿

抱子花陰卧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夜栖自有秋風動疎竹江南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

君謨真跡也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粧臉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鬭勝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

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强匀顔色待春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鬬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嬋娟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

誰爲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

已無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

爲題靈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千函

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甚怪

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守居閣

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為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大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縁耶卷後多佳紙敬仲求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屺墨但目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虞集書

題着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淩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

閒雲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薪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謾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宮殿在專城

題畫張彥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宮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屧廊頭去

多是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迴晚權

海風吹月見秋毫

題李氏浩然堂

水滿青溪花滿蘇浩然堂上看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

徧看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
滿山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閑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到
怕令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閑雙鬢雪飄蕭東家釀得黄精酒
說道凌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毿毿重覔新巢冷未堪為報道人歸去也杏花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簟琅玕冷於水緑韝烹魚手操匕晩風歸燕杏梁深恨不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窻前巻書凈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窓下燒香禮黄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隨人啄瑶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疊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凉遥知環碧樓中坐翠竹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霧蒼茫澄澄孤月轉危墻
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蛩
風力清嚴掃暮煙纖塵不礙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
大地山河空復影九霄宫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熊少府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
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杯莫惜春衣坐緑苔若待明
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著衣成紫霧墨香橫壁長蒼苔

為白玉蟾詩

栢影掃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雲鬟何處在風泉雪磴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窻外幽禽小春聲初動苔枝裊花落知多少春起早苦被東風惱綠陰青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藴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調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疎枝如逢舊識同在天涯荒村茅屋欹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絲鉤青鞵藜杖翠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

水接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覩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肅巽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

以纘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為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

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
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
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
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脩遠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
徯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盧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
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
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世皇所營我

毋即安次于郊坰坰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駉于牧繁纓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羣臣受詔奉寶來趣維時藴櫝龍光上燭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洛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禄大夫臣和塔拉都哩默色等言臣

闡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為禮必親
祀上帝而尊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
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粤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
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煦充達冰釋
于澤風不鳴條羣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
無為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輝五采郁紛彌綸會
際人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
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爟火於紫陛奉常告

具侍中奏嚴立衮逈御菀勺斯舉奠圭升燎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熙事備成坤乾爀𥇛乃還次于幄殿將迎𠭯於暘谷應龍噓其重潤若霧絪乎層霄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陳其說以贊休嘉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象圜于穹因
高于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
之始以質為虔土宇闢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
愆赫赫世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奠比郊域於皇武考
敬恭翼翼升配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
今之宜考古于文王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實來則有
司存人習見聞曰兹既備惟我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
天匪躬莫致既祼於廟入議饗帝自我踐阼于今三年

雨暘若時稼穡廡蓄孰為貳攜神發其奸孰為不庭服于師于衆賢在廷夙夜濟濟入而陳規出則將美厥名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寧萬國咸理升中于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袚載齊我將親祀無敢弗共在爾有司大臣巖巖小臣誾誾執衛桓桓執禮循循黎民芸芸衆神殷殷載嗟載洛載悦載欣惟明天子與天為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兹來郊衮冕佩舄躬酌躬薦上帝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遥顧依于壇

當寒而暄陟降舒安行禮孔彰天豈不言皇皇丕基明
明聖君億萬斯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于民稽首
作頌播之韶鈞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射置的茍不素定倀
倀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為勇往不讓職有
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惟義是達是行求而得

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已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審尚端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朘下自豐日極而攻于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遷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尚鑒茲哉

陳伯昇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以容匱含琴書

則遷而寘焉請虞集為著銘其左銘曰

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為雷風君子則之作

庋居琴内容以安外無侈淫時出用之以歌雅南閑靖

永年勿褻以欽

中齋銘醫者

凡人有生實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

過不及損益實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

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爾齋居知中之極

為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摶丹合土水火并隤然凝質幾天成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銘

洮硯銘為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綠保而用之吳郡陸

烏克章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英作為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齋豫章揭曼碩既為之銘王又欲予銘予奚言哉姑拾其緒餘以誦之云耳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

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兹實無限量可擬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為而為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汎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槩乎情文匪强僞為惟均受命心同理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興國俗

則亡脱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善之所推寧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禽獸是歸弗思爾已爾羹爾墻如將見之忍辱貽名動必致思翼翼翼新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慎哉為人薄化還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瓆而于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況乎縣然雲漢之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略將軍瓆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上於游泳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以賁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遠邇顧瞻海邦波
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
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
霞昔者其冑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為雅今以命之
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以賜之此聖恩之至隆文治之
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

首而述贊曰

宫中之政昔統冢宰出令詔禮隂教斯在維皇念之愼簡乃僚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永懷忠貞以報天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羣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册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歊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内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魯子翬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粲乎日

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繄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兹

奎章閣大學士光禄大夫和公畫像贊

蒼然松栢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言貫聲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紀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為於信史受深知於明主曰嘉遯之君子開延閣

而肖召伃嘉言之來啟剛不吐而柔不茹湍知足而高
知止著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爲
期儼丹青之綏𧙗

蘇君真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康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
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爲謹於
思慮有所不語以詩書爲業而不虛不疎以法令爲師
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

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斡公畫像贊有序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為番漢教授譯論語注别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殁夏人嘗尊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

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凉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凉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像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籖玉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子成均於閣下又為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

曰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顧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為録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蚤究典謨通經同文敘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宫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宫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

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歴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粤間大山藂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旱殃恠之屬强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為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為二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鬻須立成黄金先生笑而不受他日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為多吾久擇人授之無如子者先生又不

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莆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閭之山訪其友蒯子訓之徒子邂逅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説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確乎其乾隤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孰鼓其橐為此翕闢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中虛巍巍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斂微保冲緜緜來升體完用充出入百為

私智妄作歸求有得不矜不怍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迺繇金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象搖萬翠𦔮枝葉扶疎靈風鬱廻光儀發舒累累重山日出醴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槖駞圖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為郭有服維駝磂肉載崿㲪𣮬帷房㭍軛箄𨛂軋軋千里載泉于槖黄頭羔裘騎引顧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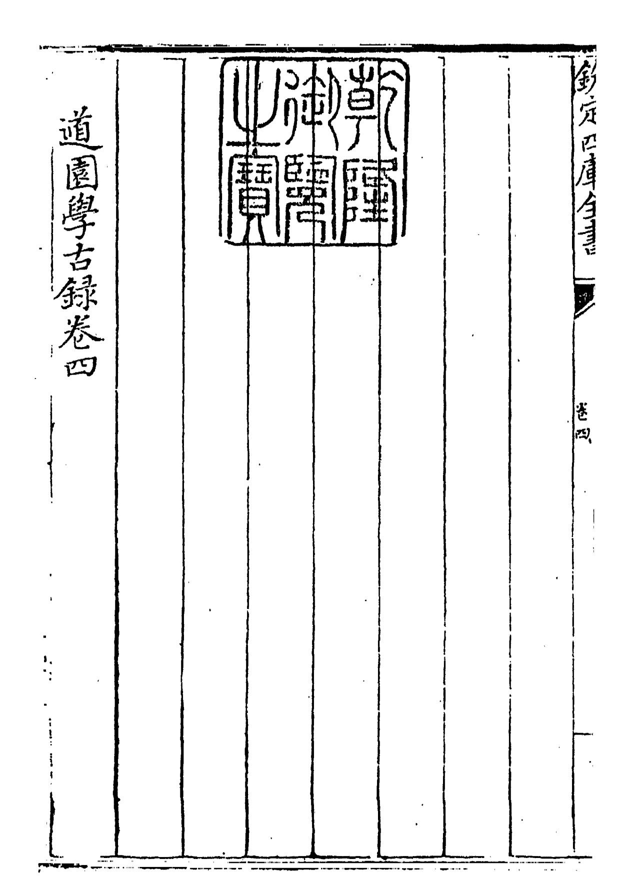
勒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稷于邠式廓褱餱啟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賛

皇帝畫大象二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和哩台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賛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俸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游目於式任重持安䏜力知德燕閒以思寫之几格天章

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聰師武臣能有不察
識若稽庖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啟神易擬茲形容
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刋山木以遐眺抗浮雲而脫屣望高秋兮極浦見芙蓉
之出水



道園學古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于復懋

道園學古録卷五

元　虞集　撰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内使省臣賽音鄂德齊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鎮以

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徼幸名器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啟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究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箄壺迎㑪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卒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不識

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廵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為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奸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

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悦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豪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

疎而等殺之為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為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為民庶降為傭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

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諜官有簿狀昏姻選舉互為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稾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為録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

出董父者以字為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為氏其在亳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黄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别庶歴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叙次可觀而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葢古人之

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蕃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緜緜延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為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為李氏益

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别族尚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别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為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别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肸蠁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

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玆遡世德之不易盍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為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

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
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
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間從將相故家
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
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
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葢以是知世祖之
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
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

而悲之益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楊弘道字叔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謚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豸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楊敏舉字彥舉關東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可畀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祖燕人大

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行之先君子也史亟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行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某序

游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毁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迨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為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

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宫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觀近為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

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況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為韻以齒敘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萃為一卷謹敘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

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徵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為而眇焉獨藴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修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為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

日猶瞠然瞯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為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數互有昏姻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為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為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瀕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竒觀必在

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丞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㬋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為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為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叙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

作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歴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葢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謬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閒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槀虞集序

女敎書序

女敎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録也古之王者理陽敎以治外后理陰敎以治内未有無敎而可以為治者也其敎之之具男子則王宫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紝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别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内從乎人而無

所專制者也其敎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敎者迓幾絶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

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别摭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為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阯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為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修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

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强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疏遠文人以館閣之

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者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為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署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而聞焉亦

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茍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眹兆情偽之幾微與夫竒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

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為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畧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為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為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為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

試取而詠之亦足以闕之深導闕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尤他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

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他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東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菂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敎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他

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縷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為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闕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為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攝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為祀也為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為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為龍形貿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

寘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即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
帝蓋近沉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
大長宫道家方士用其法為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
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以行
君嘗事上青宫為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
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
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
事得使對從容論説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

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為舟車揉之為弧矢屈之為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羣趨之時尚黄老則趨黄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

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為之先故尚黄老則人材出黄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竒節清談之流倶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户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

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為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

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為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為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㮣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

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為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為中都開寧尹又選為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益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為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為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由國子生選為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帛餱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為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

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廷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内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官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寛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敎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為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

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為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太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

擇名家高材者以為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彦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暴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款者為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宫以生若學薦擢為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若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為極南一大都會

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某為之序

送康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為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絶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為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為

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為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以廉為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

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

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敎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敎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

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没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

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藴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為玩物而

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為躐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猷為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敎也辯傳注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

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為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為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敎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

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僕之為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為

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為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徳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

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温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頗斡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

無異制也雖有御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内布爪牙干城於内外遐邇星列棊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子孫孫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絶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為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勲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為重也思睿之所知者頗幹君之領軍江海之上

竊以為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為可貴也
君以金源之貴族事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為職
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以金璽使樞府如而用之
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武宗
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
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
地者何可勝計可謂勝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
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

外郡若不必為幸然久而傳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為多乎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以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千兵者多矣宥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歟請叙其言以遺之子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珙璧重寶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以才能見用

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闓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萃國朝故實之文

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
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太師丞相達爾罕太
平王臣雅克特穆爾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
額琳特穆爾 奎章大學士臣和塔拉都哩默色奎章閣
大學士中書右丞臣薩迪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禋使
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多囉並以耆
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
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

給無匱至於執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
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
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庫庫擇文學儒士三十人
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
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
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
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詞
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

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録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

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
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
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
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
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
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稾之誠實欲更求是
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
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

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餼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修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稾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
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為
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
者言除閩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為幙府求人也乃自
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詞意愷
切上為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
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
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

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於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為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没未嘗不為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為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昜楊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為是書列夏商以來末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玄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為識某曰於乎某嘗讀横渠張子之書以為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為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

比干為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歉於斯乎予嘗薦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儗于天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為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歉乎樂明以其君之

命請善醫于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為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為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葢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説乎吾聞之矣彛倫叙則九疇錫彛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彛倫叙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儆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

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

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

敎在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為說而序

之

易啟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羲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羲

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

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啟蒙原圖書卦畫

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注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為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為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迺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啟蒙之書者葢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啟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

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為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為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為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琦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詞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琦年齒方壯其進未

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搢紳先生黄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璹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璹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逌執狂悖阻險為暴潼川杜巖肖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

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為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謄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

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韙之為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歆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

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為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為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勑者孰貴苟以為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

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已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假假然徒以苟且尺寸毫末爲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爲别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顔曾思孟周程張

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為新奇以取名勿為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孜孜篤篤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為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容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為能者在仁卿為餘事故特舉所以為教者為仁卿言之噫亦常

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注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為事其為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

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髫齔先君携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傅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敎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為故宋樂安縣丞黄某子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黄橐疾以臨川内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

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卧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常畾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黄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在呉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

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别念無足為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為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畀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為教葢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傅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頼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横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

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數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為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搢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衒鬻之塲多識而愽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歉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

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詞曰風從閶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雨雪載遠道下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籍以五色縑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永歌

道園學古録卷五